

勿齋先生文集

經名：勿齋先生文集。南宋楊至質撰，二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太平部。

勿齋先生文集卷上

勅賜高士右銜鑒義主管教門公事閤皂山楊至質撰

太一宮清心齋謝陳提舉

茅洞煙深，繆執住山之斧，竹宮天近，忽頒赴隴之書，姓名誤徹於冕流，行輩輒先於冠褐。竊惟祠嚴太一，是謂貴神，星應少微，故名高士。當建紹乾淳之際，多巢由園綺之臣，召對禁中，每談經而論道，放還物外，且錫號以賜書。比年以來，此事俱廢。何者蹊趨而徑入，甚於車載而斗量，一洗而凡馬空，咸服明公之能斷，數行而彩鳳詔，庶有異人之肯來。如某者平凡無奇，孤潔自守，結習偶隨於筆硯，蹤跡遂遍於江湖，名山大川，所到領攬，諸老先輩，于時從遊，間結屋以聚書，將息陰而休影，濫修煙霞之長，怵驚歲月之侵，二十年。不入修門，果能此道，五千言束之高閣，未喪斯文。俄有命，以自天俾，陳力而就列，即清夜藜燈之地，掃積年鋪席之塵，毋若宋人然，借日薰蕕之殊器，猶吾崔子也。或疑虎鼠之同宮，修文輔教。苟效寸長，歸美報上，庶伸素志，終愧荒唐之學，難訓希闊之恩。茲蓋恭遇某性稟高明，躬持溫恪，聖經賢傳，匯玉海於胸中，秀句英詞，粲錦囊於筆底，書畫詣鍾王之妙，談鋒透老釋之微。公餘蕭散於園池，客至從容於詩酒，如其穎拔，樂以甄收。某感佩隆私，激昂晚節，仰祝聖人之壽，常瞻太尉之尊。十事囊封，切慕愛君之種放，三書袖入，仍希望闕之嵩高，稍別庸流，式訓異遇。

代失儀降官謝丞相

搢屏弗恭，愆儀九陛，糾彈曰可貶秩一階，戴皇慈寬大之恩，繇廟論優容之賜，合誅而貸，識感于慙。某塵翳性天，津迷學海，半世徒勞於韋布，一官竊蔭於簪紳，愛子教之以忠，僅守過庭之訓，事君犯而無隱，永懷戀闕之誠。自祇役於簡書，每飾躬於冰蘖，專湖學製開邊，粗給於軍需，蘭渚負丞攝郡，嘗被於荒政，滄叨列剡，重累洪鈞，分符服領以南，矯首泰階之下，問民疾苦，安得中和，以作詩歌。藉國威靈，所幸豐登而少公事。璧苟全於細滿，玉愛食於長安，負宸當陽，方披奏牘，墜笏于地，遽失朝儀。初非天之違顏，若有物以掣肘。碎牙俯拾，敢希前輩之高風，拄頰遊觀，空羨西山之爽氣，槐綠之羞莫掩，薪粲之刑曷逃，負芒以還，席藁而待。議從忠厚，第削籍於宜敖，施及顛臍，尚寓形於塊土，頭顱自省，骨肉知歸。茲蓋恭遇，某咸一德以享天，兼三王而施事。聲色不動，作成擊泚之精忠；名德相望，保用問暮之故物。因侍邃嚴之譙，曲陳末減之條，全此微蹤，真之薄罰。某敢不銘藏厚德，輒

戒前非，加恐懼以修身，期周旋之中禮。抽手版付，丞相休閑，敢負於明時；奉介圭覲，我玉入對，或存於他日。其為摧謝，罔既敷刊。

代賀丞相除太傅

恭審禋制大廷，報功真宰，帝怡愉而奉太后，載加冊玉之稱，公變理以備周官，爰正面槐之席。事光典禮，慶浹臣工。茲蓋恭遇，某柱石壯材，蒼龜先見。五百歲孕靈於海岳，二十年宅揆於廟堂。擁昭立宣，不動色而安天下；平淮縛蔡，當戮力而復中原。精裡既肇於南郊，介福聿臻於王母，集搢紳而歸美，寫琬琰以成章。法駕束朝，肅領皇儀之盛；玉音中出，誕躋公傅之榮。轅田併衍於膏腴，鼎路益隆於體貌。坐而論道，對不呼名。作宋一經，見聖君而賢相；封齊四履，竚異姓以真王。某託命大鈞，勞心小邑，捧黃麻而欲舞，望赤舄以無階。峙芻茭，峙糗糧，方備演池之盜；作盥梅，作麩蕪，永同巖石之瞻。

兼領旌德觀都監謝京尹趙節齋 與□

歸尋杞菊，擬乞閑身，領檻湖山，迺兼祕宇。雖大府體召搏之意，恐先賢懷拜信之疑。竊惟觀以道，名境隨人重。知章有學，始專鑑曲之煙波；清老能詩，故奉金陵之香火。倘酒甕飯囊之輩，徒齋鐘粥鼓之羞。伏念某略帶書癡，未除劍氣，一壑足安於晚節，十齋再入於舊巢。乏嵩高平賊之書，漫云詣闕無簔衣通神之術，敢望築宮。片文隻字屢送上方，敗屋頽墻如在傳舍。公即清心而憐客，吏言旌德之缺人，疏檄寵頒緡斛俱至，以高士為主簿。或議喬木之下鶯，從天子作門生，焉用小兒之棄馬。維弘景居山，三營別館。而堯夫在洛，十置行窩，使學徒有所指歸，與耆舊相為款密。至若現白鶴者按行於林屋，袖青蛇者飛過於洞庭，何得拘攣等是遊戲。為節齋一出不惡，向長隄獨步亦佳。茲蓋某堂堂乎漢宗英，綽綽然京兆尹。大而筆橐補袞職之闕，細而薪米得都人之歡，間小隊以行春，正新亭之出日，問坡仙之何在，周旋靖白於一堂，喚彌明於此來，管領侯劉之二子，山判不移於請囑，玉音特許其往還。某敢不強賦梅花，賸栽楊柳，環數十里皆水，洗清坐客之俗塵。後三百年，有人增入黃圖之新志。

謝運使江古心萬里請住玉隆

兩街應制，竊依華杖之光；十國出符，俾轄錦帷之眾。溢榮褒於疏請，借壯觀於齋居。試言道家之大山，莫若旌陽之故宅。冠袍所聚之地，領袖必得其人。過者垂涎，多買遊談之頰舌，從而染指，誰惜常住之眼珠。此曹自輕，吾道幾墜。伏念某江湖漂泊，木石冥頑，未能茹商皓之芝，固嘗護許君之柏。因元戎枉駕，以戾止為同列，爭席而翩然，識面目於山中，屢作天寶翠巖之夢，送頭皮於官裏，誤陪甘泉泰畤之祠。因內醮以進詩，辱上恩而潤筆，俯加訓

論，未許言歸。望閭公都督之檐，政慚素昧，設徐孺高士之榻，忽傳好音。熊魚雖欲而莫兼，猿鶴殆驚而且怨。茲蓋伏遇某名高日月，威振風霜。訪六一翁攏岡之居，登進郡最，創二十士鷺洲之學，作成人才。洊移青絲玉節之華，併領畫棟朱簾之勝。爰披圖而問俗，信拔宅以飛仙。頗聞騰勝之區，久缺焚修之長。群鴉爭鼠已在吾目，獨鶴昂鷄孰當人心。左浮丘，右洪崖，百聞不如一見；近皇甫，遠居易，三占則從二言。某何德以堪，不求而得。價非高於少室，身難出於長安，舍己事以勤館人。申誦他日從公之語，趁霜天而收柿栗，空吟昨宵夢母之詩，未先桑榆，尚可桃李。

謝何漕卿請住玉隆不赴

懷歸得告，暫離藥殿之班，領眾修真，洊辱星臺之命。屬愆期而臥疾，方露奏以祈閑。玉音未俞，鼎語奚答。睽遊帷之福地，虛轄席者許時，豈都仙之靈在天，故悠悠而弄印。蓋大府之明如日，不草草以卑人，破猜然投骨之爭。俟角者為麟之出，果孚輿論，必費冥搜。如某者厭江湖而知休，甘草木以俱腐。三年去國，誤叨命召之榮，十載住山，自笑身謀之掘。繇剛腸而嫉惡，第洗手以奉公。囊錢雖慳，戶屨粗滿。前使者從而過聽，今明公何所取材。置驛傳書，示軍將打門之喜，送州津路，移太守勸駕之勤。維名稱尚隸於帝旁，恐職業難共於戲下。兩徵不起，初非少室之山人，一榻縱懸，定有南州之高士。允副權衡之選，庶新鐘鼓之聲。茲蓋仇遇某為儒者宗，真宰相器，當乘輅而問俗，亟植纛以臨民。令下棘園，無纖譁於戰螳，手摩鐵柱，有大造於屠蛟。遙瞻井柏之陰森，慨惜香花之牢落。孰為主宰，謀及國人，忘虎符龍節之尊，加鶴氅鹿冠之禮。某居憐薄命，仰負盛心。黑笠垂雲，阻訪洪崖之舊，朱簾捲雨，尚從滕閣之遊。公如遽歸，僕則退聽。

謝郡守潘戶部減糴

烏條謁郡，敢晞貨藥之僊，白粲送倉，特損敷苗之糴。即福地洞天而區別，俾齋鐘粥鼓以交鳴。一飯知恩，雙壇齊壽。嘗考閭皂授田之籍，失於紹興經界之時。南日陽，北曰陰，沃壤咸歸於富室；高不旱，下不水，豐年粗給於常堂。會祠牒之日廉，致食單之雲集。朝廷初行儲蓄之令，官吏爭持操切之權。違累聖勅，旨而弗蠲，與三邑編口而均配，攫財猶肉，揀粒如珠，忍令田里之怨嗟，皇恤山林之飢餓。某濫居官轄，合轉食輪，因眾口之嗷嗷，動我心之戚戚。既乏鬼兵之運粟，真愁縣令之破家。期兒童迎細侯除道，幸先於紫馬定舍館。見長者入城，爰跨於青驪，冒陳千一之愚，樂殺什三之數，文移庾氏，宛同魯肅之指困，惠及山人，不費真卿之作帖，所持者狹，其說無疆。茲蓋恭遇某秀出坤維，望高乾棟，一命落瞿唐之棹，十年參文石之靴。有宅占水精宮中，自適其適，無書至光範門下，時行則行。廼剖漢符，遠臨蕭渚。謂吾年五十

，姑守茲土，然歲糴十萬，幾倍他州，推赤子內溝中，莫救前人之失，祭名山在境內，務令廣眾之安於招徠補發之間，示委曲代輸之意。某敢不謹持杓柄，仍卜燈花，飯顆瘦生，戴笠已憐於杜甫，酒材春乏，臥樓更念於洪崖。忘其在陳，輒爾望蜀。

謝句容王宰斷刺盜柏賊

山木千章，素嚴樵禁，宮墻數仞，輒入偷兒。斧痕幾類於乾陵，公事遂干於偃室。極懲不貸，厚德何窮。竊惟王母桃紅，兒三嘗而啖帝，董君杏熟，虎四出以啄人。神仙幻化，固未易竊，寇竊侵漁，且不能免，而況槎居海上，駕乘或犯於斗牛；桂在月中，斬伐猶驚於蟾兔。吏徙武昌門西之柳，童抱杜陵屋上之茅。誰無六根，天亦五賊。伏念某液滿曷用，盤錯非長，許柏葛杉，俱曾灑掃，交梨火棗，久自栽培。來從句曲之三茅，擬種玄都之千樹。月明有鶴，方吟峰頂之松，澗響無人，俄失庭前之柏。雖異乎四十圍之溜雨，本望其八千歲以為秋。不堪鼠輩之欺，爰出羽流之嫉。慢藏誨盜，非無鎖於洞門，悉上送官，蒙亟囚之獄戶。一辭毋隱，五聽兼詳，幸未爛於樵柯，僅半存於隍鹿。見豕遇雨吉，慶寬鄰里之呼，荷校滅耳凶，俾按市朝之撻。山賊寒心於路側，樹精快意於城南。匪賢令尹哀丁丁之聲，則群不逞將旦旦而伐。茲蓋恭遇某名香仙籍，家近旃林，苗裔三槐，待擎天而作柱，襟期五柳，試滿縣以栽花。愛人材於拱把之微，恐山林有童顛之醜。磔此穿墉之鼠，妙於食豆之雞，未論檜頂之昇僊，足使桐鄉之愛我。某守株知繆，採藿懷慚，期盡剖於藩籬，怕愈加於刀鋸。召賊曹呼五百，已口赤縣之恩，效隱者答羌夷，尚奮嵩高之勇。莫如自治，不在多言。

謝縣宰免伐墓樟

墓木拱矣，諸孫均霜露之懷。匠石過之，令尹赦斧斤之厄。闔宗感涕，行路齋嗟。蓋聞宰有民人一縣，常誇於桃李。誰無父祖九原，謹護於松楸。故法垂穿心禁步之條，而禮著為室斬丘之戒。睠言冷族，居旁先塋，墻間之祭，序以衣冠，相承累世。江邊之樹，狀如車蓋，其大十圍，陰陽家謂蔭益之宜，子姪輩起科名之望。適駮弟呼盧而罔利，致貪夫駟僮以獻官。人亡書存，操二十七年之白契。神出鬼沒，輸一萬千數之青銅。叵堪刻木之舞文，直為老樟而買命。松因丹活，縱挈呂仙之墨籃。荔以嫗完，儘帶黃巢之劍跡。茲蓋恭遇某英標聳壑，定力擎天，明堂梁棟有待於相材，巖邑絲桐聊尋於寶氣。市生柴，炊塵飯，初不與百姓交。聽大風，敗重門，何以令眾庶見。爰求鉅櫃，載立崇閎，庸新萬目之觀，豈吝千金之費。某亭之堵可祭也，固莫逃黃霸之神。吾子於虎又死焉，決不墮泰山之猛。桃且栽而未去，桂雖斫而無痕。苟非當家，孰錫爾類。某藤蘿息夢，葛蔓知元，思召伯於甘棠之陰，遺愛敢忘於勿翦。畫道士

於枯木之下，深根庶保於長生。

謝郡守王監薄

傳食侯門，歸休已晚，充負主席，董率何堪。捧郡檄以知漸，筮公墀而言謝。嘗聞山川以人而輕重，鐘鼓隨時而盛衰。維張、葛雙壇，記寰宇之福地，有陳、黃二士，列政和之道官，後先領袖以俱賢，內外規模而畢備。夫何近世頓異前修，頑嚚之惡滔天，清靜之風掃地。況秋田之絕穗，致午甑之生塵。巾鉢如雲，政張頤而待哺。犁鋤得雨，須乞糴以贍耕。倉苗未了於半輸，縣稅早行於預借。負道山積，宿蠹根深，必表裏練達之人，辦上下煎熬之事。如某者稟資苦薄，識字無奇，因浪走於四方，偶從遊於諸老，拄杖探桂林之洞，推蓬讀浯水之碑。八月觀潮，屢倚樓於江下。三更謀虜，嘗草檄於淮南。謁海陵神爺之居，酌采石謫仙之墓。騎驢而訪趙叟，招鶴而謁西山，泝清漲而登鬱孤，攀赤城而眺桐栢。舟泛鑑湖之月，觴流曲水之波。臥念平生，轍幾環於天下。來歸故隱，屋方就於雲邊。編排滿架之官書，布置繞牆之仙藥。自甘終老，無復他求。誠知桂館竹宮，當嶢京闕，亦有石壇花院，錯落袞鄉。由來天上無愚懵仙，焉用世間不啣口漢。彼以爵而吾義，人皆醉而我醒。忽紙卷之探名，上之官府，辱筆頭之加點，付以家山。固貪青眼之榮，奈破白身之戒。甫涓辰而隸役，時拊己以捫裹。學問未充，曷扶持於風教，林猷不敏，定敗缺於公私。非惟作祀菊之羞，又將為桃李之玷。茲蓋恭遇某名高黃甲，班在紫宸，別駕鐔津，威鎮千村之狐兔，專城瀟渚，化行三邑之豚魚。人妖首破於點胥，女魃適罹於旱歲。愛民如子，移粟於河。振貸而活青州，親見富公之陰德。吐握而延白屋，尤推姬旦之盛心。故雖山林下人，亦或俎豆間物，玄裳者鶴，誤墨而蠅。某敢不並緣詩書，湔袂泉石，庶幾我靜而民正，萬一老安而少懷，富壽多男，從華封而祝帝，中和樂職，效益部以歌襄。恐趣歸列宿之行，使遽失二天之託。其於依戴，罔既鋪陳。

回臨江趙倅

一鶴玄裳，甫覘泥軾，雙魚尺素，忽到巖扉。粲盈幅以成文，墜多儀而為貺。誦藏無斲，感耀俱探。嘗謂高尚者不事王侯，神仙者間遊塵市。隱圖南於華頂，貴客自來，現洞賓於岳陽，時人不識。若夫住山應世，出郭呈身，平生所喪已多，一見安得如故。比承某題輿榮，上還騎續前。臣非黃冠師，敢廢郊迎之禮，公下白屋士，獲瞻山立之標。小詩蚓竅而蠅聲，歸夢鹿眠而鷗掛。詎期專介，寵俾芳函，刻贊心經刻箴夜氣，信共西山之臭味，授筆授墨，焉解子雲之覃思。織蕉輕過於五銖，釀桂香醴於一榼。監州有饋，行路皆驚。某倦客江湖，濫尸泉石，幸依劉於此地，知說項者何人。文士中朝，誰興懷於羽褐，樵夫前路，果乘暇於青鞋。祇候按行，庶幾傾倒。文士、樵鞋皆來劄中語。

近郡守章吏部

銀菟宅牧，重境內之名山，竹馬迎新，喚雲間之孤鶴。除道審買臣之至，候關移尹喜之恭。睹以爭先，禮云賀上。敬惟某名垂宇宙，學貫天人，祖笏父衣，雁塔聯題於數世，卿珪從橐，龍門獨擅於一時。帝曰象賢，官為博士。晉編摩於宥府，參綜覈於銓曹。因樸被以退朝，迺剖符而更治。畫錦略榮於沈井，曉帆恰漲於蕭灘。五馬不受二毛，方當壯歲，兩劉以及三孔，親挹遺風。坐令安靜之化行，竚見中和之詩作。然念斯民之困，僅書去載之豐，敷上產以隨苗，幾竭稻粱於南畝。指清江而索楮類，尋杜若於芳洲。舊新之券俱輕，公私之蓄咸匱。不有鞭霆之手，曷施活國之方。環筆一雙，首轉移於風俗，去天尺五，亟選表於公卿。伏念某逃儒自初，進道不敏，未辦九還之鼎，浪升諸老之堂，油幕從軍檄，嘗供於盾墨，金門應制杖，仍照於藜燈。幸得請而號最閑，合掩關而作高臥。誤狗家山之眾，洊登主席之虛。由外侮以鬪墻，忍旁觀而縮手。吾何愛此幘，使君實重於挽留，人或彎其弓，兒輩輒從而傾軋。望旗旄之戾止，信衡鑑之瞭然。入岳陽，謁子京，非敢眩瓢中之藥。如全椒，遇應物，庶容拾澗底之薪。贊倚兼壓，鋪刊罔既。

上提刑蕭大著

聞公子之名有日矣，方圖上謁於霜臺，謂處士之廬無人焉，頗覺包羞於雲壑。亟裁短贊，仰瀆嚴威。蓋聞君子小人有同牛驥，深山大澤實生龍蛇，雖物情什伯之不齊，豈書策二三之無取。賢如滅明，必不至於偃之室，學如子路，亦奚為於丘之門。皇華茲賁於林塘，王氣倍添於草木。神仙弗遠，但消金鎖之掣開，車馬曾看，未必蘆花之深入。畏襪襪向人之熱，笑敲推衝尹之狂。刺字縱漫，吾舌儘在。忽睹析屋五花之判，幾令教門一葉之輕。彼雀角鼠牙，聽訟固煩於召伯，若龍頭豕腹，聯詩寧乏於彌明。不勝懵然與語之慚，殆有招之使來之意。恭惟某儒宗學博，王佐才高，紹唐室之相家，瑀將及邁，比漢朝之人傑，吾不如何。既躋蓬山清切之聯，宜掌薇省雄嚴之制。出節肯臨於廣部，發倉全活於饑氓。就著繡衣，閑登席帽，翔而後集，授代之舉甚高，死者復生，平反之德滋洽。詔暑囚而親錄，言夙駕以周諏。二使星明身俯趨於寶墀，五原雨足手倒挽於銀河。毋庸泝皇恐之灘，當徑侍通明之殿。某謀身素拙，於道無聞，傳食四方，不作蠅營而狗苟，歸休一壑，可堪鶴怨以猿驚。正抖擻於塵編，且摩挲於丹竈。堅柴扃而麾俗客，抱瓦缶以雜畦丁。薄聞攬轡以按行，莫敢曳裾而造請。春秋之貶，猥及其類，左右之容，孰為之先。異三子者，言點也，倘蒙於殊顧。扣兩端而竭鄙夫，恐坐於同科。為客解嘲，豈予好辯。

辭岳漕

使臣轡有光，將大轉木牛之粟，先生飯不足，緣新移玉女之厨。嘗聞先之齊家，果於此乎觀政，其嗟可去，惡得無辭。某維其欠負郭二頃田，不自樂陋巷一簞食，故起單於千里，遂傳食於諸侯。門外東方，何曾飽死，山頭杜甫，元自瘦生。備嘗殘杯冷炙之悲辛，已決早韭晚菘之歸計。公由中而補外，客驅去而復還。椎鼓擊鮮或詫逢辰之有幸，張頤待哺焉知過午而未餐。以塗民之耳目，為令太苛，倘累人以口腹，於禮孰重。借令束十圍蔑，亦能插幾張匙。忍聽無天殷殷之雷，笑玩行地亭亭之日。不起筆吏，誰哀王孫。既豆羹得則生，雖草具易為食。果念及門東之索，禮貌有虧，第誥諸竈下之炊，司存自謹。豈期鞭扑，反逮輿臺。縱投鼠何忌之云，然打鴨之驚莫甚。酒不及而公榮無恙，猶別親疏。醴忘設則穆生竟行，當明去就。若尚懷戀豆之念，是愈負伐檀之譏。恭惟某稟天英靈，有祖風烈，為肥甘自足於口，每苦樂快同乎人。犒油幢百萬之兵，曾趨漣水，養珠履三千之客，未遜春申。偶然忘由己之飢，非不推食我之食。曲行懲戒，猶示等差，與其婁瑣瑣細故以撓人，何患無磊磊奇士以赴我。請從此逝，幸聽其歸，因黃梁而悟夢魂，休說邯鄲之富貴，有青精以好顏色，別為梁宋之遨遊。懷刺在庭，結裝問路。

回太一吳都監

太一燈明，濫陪諸老，蘇公堤近，因就三賢。得之聊當於行窩，議者或譏於幽谷。伏承某法參晉猛，詩續唐均，降滕六於中宵，恩榮象笏，挈鬱儀於左手，光溢烏輪，不惟精禱祠之書，抑且造修煉之妙。方賡酬而相樂，念離合之有時。華以大篇，介之多醜，旁出固慚於兔窟，暮歸尚借於燕巢。喚真人蓮葉之舟，可能訪我，續處士梅花之句，定合輪君。感在心藏，謝容面盡。

右街鑒義謝提舉

身返齋居，僅循故步，禮成宮謝，迺俾初街。信名器不可假人，顧富貴何有於我。弗容還勅，殊覺厚顏。伏念某苦無伎能，頗有氣性，清心獨處，難求師友之親，白首重來，不廢君臣之義。好賜豐頒於箱篋，文詞每達於冕旒。未報主恩，幸逢宗祀，萬花簇駕，獲觀天仗之儀，一札降廷，忽預道官之選。論知事則米鹽任責，較法師則符水通靈。誰謂柴愚，儼同噲伍。茲蓋某事上畏謹，如道慈悲，憐千里之遠來，頭銜未改，忍一夫之獨泣，腳迹同昇。昔聞經略之大師，今見焚修之高士。某臂枯欲脫，囊澀休看，非錢不行，兔上貼麻之請，有書可讀，但顧乞骸而歸。

太一宮宮主謝提舉

心清事簡，謹守齋規，恩重望輕，躡參宮務，雖奏言之神速，奈材具之荒疏。竊惟貴神所宅，甲於御前，道家者流，仰之天上。夫何近歲頗異前聞，非惠非莊，莫識濠梁之趣。若臧若穀，俱為博塞之遊。讀《黃庭》者誤字固多

，點《周易》者研朱能幾。習達挑於市井，孤涵養於朝廷，欲挽頽波，必資定力。如某者，知身有患，於世無營，既樸被以還鄉，復招旌而赴闕，舍近取遠，爭看御筆之新除，辭尊居卑，但保青氈之舊物，效簞瓢於陋巷，憶筍蕨於春山，倍費彌綸，使填領袖，與人而問所欲，掉頭即控於牢詞。知我者謂何求，覲面訖承於寵渥。曷出諸君之右，輒居方丈之西，因閑就冗，已失本心，欲去翻留，真成繆計。茲蓋某典刑前輩，骨相臞仙。丹暖三田，不服少年之藥，香凝一室，閑看平旦之經。佩彤弓狐矢以事君，禱桂館竹宮而保國。凡依棲之羽服，均披拂之春風。某敢不洗手奉公，直躬率下，少課焚修之報，益權進退之宜。信今日之受非，難逆大君之命，期來年然後已，幸容處士之歸。

謝徐叔寬見訪

解陳蕃之榻，夙慕當家，訪子雲之亭，忽臨吾地。惜定交之不蚤，辱委贄以甚勤。伏惟某雙劍產靈，五車飽讀，體物瀏亮，每叉手而賦成，傳風扶搖，歎摘髭之第晚。鼓篋熟齏鹽之味，擔簦攬山川之奇。窮當益堅，威不能屈。曰恭寬信敏惠兄弟以此五字為字，聊相對於紫荊。從賢能俊秀升，即齊攀於丹桂。某巖棲且老，戶誰來，捧駢儷之大篇，識清修之客。楊氏為我，諒無拔毛利天下之譏，徐卿生兒，申誦回頭驚賓客之句。永歌不足，小住為佳。

回鄒元叔謝給飯牌

勸糶及山，方隨苗於上產，給符自庫，迺繼飯於先生。非惟見憐客之心，蓋亦示隆師之意。行供已久，言謝何遲。恭惟某富有紙田，親傳書種，怕入長安而炊桂，肯從閤皂以飯蔬。諸弟子事茲有年，或笑從徒而安坐，大丈夫不能自食，雅應進食以療飢。雖殊孟子之養鍾，庸免顏回之執爨。將軍未老，從者皆興。此日一簞匙漫抄於雲子，他年五鼎梓定進於賓郎。某夙負素困，偶開舊店，嗟吾山之豆落，羨君谷之黍生。母嗜鑊焦歸，遂承顏之樂，兄因釜頡母，貽紵臂之嫌。去榻即懸，新條猶在。

回茅山白雲觀林管轄

懸榻重來，羞見堂前之青草，緘書遠至，曾分嶺上之白雲。當暑讀之，有風清甚。恭惟某蚤脫逢掖，勇求還丹，發言為詩類，不食煙火語，得時行道間，亦結粥飯緣。偶然值大兵而凶年，聊爾依阿姊於明月。伫膺一札，入踐兩街。某年華向凋，世味俱薄，斷送未甘於官裏，遊戲只在乎人間。我自倒行，徒識子雲之字，君如哂笑，同尋和靖之梅。

回周子魯催詩

比承風馭，肯顧雲扃，接塵尾之談，信無虛士，示牛腰之軸，云是鉅公。洵貽偶儷之緘，猥索平凡之句。方乞為寒水玉，何以報綠綺琴。詩三百雖多奚為，徒累洪壓、葛屣之僕。母七十相依為命，緬懷嵩高、柿栗之居。深慚短章

，莫究盛事。擊唾壺而略讀，覆醬瓶以無疑。

回雷應雷

歸閑一壑為去國之外臣，投贄兩章有扣門之熱客。問其甲子，生以庚辰，正老泉讀書之年，亦康節望兒之歲。高吟不讓，遠到何疑。謂童子出視之，試驗雷琴之清濁，與先生並行也，少須霞佩之韻頑。

回王秀才謝會

袖詩過我，方嗟識面之遲，樽酒延賓，乃告墮肱之厄。維名山非容易可到，幸佳客肯聯翩而來。本期衡嶽之雲開，不料石頭之路滑。蓋文章類脫腕之敏，而官職有折臂之祥。偏袒而露右肩，想費良醫之塗抹，持螯而用左手，還容老子之周旋。

回曾道士求掛搭

三書詣闕，焉用詩囊，六驗歸堂，合呈飯鈔。縱使無心而出岫，豈應空手以入山。舊識雖多，清規難紊。學行腳去，恐遭同舍之鷗，取告身來，便駐橫江之鶴。願文為惠，佩意良勤。

回趙簽判送管轄帖

息爭優老，擬變前規，求退得遷，甚非本志。畫幙重千金之享，打門驚雙壁之投。古杉欲搖，頑石亦駭。念鳥飛之久倦，況鷗技以俱窮。三叉路口已悔迷塗，百尺竿頭焉能進步。無阿堵物從而回買，非軍資庫可以寄留。拆洛陽耆舊之書，幸察堯夫之非傲，謝鄉里小兒之米，容教靖節之早歸。略具稟酬，切祈矜體。

回聶秀才

緇褐還鄉，竊衣夜行之錦，珠璣擲地，誰書晝臥之裙。偶飛夢以遊仙，遂愆儀於肅客。伏惟某名居天北，譽振湖南。秀才三耳，憶昔過從，觀音千手，失今留挽，莫遂樽酒論文之款，徒深屋梁落月之懷。冠履袈裟，俟他時之和會，靴袍手版，勉即日之榮登。

回張副宮賀封額

鬼蟻混并，繆作雙壇之長，仙龍幸會，併疏九陛之恩，未論吾教之有人，聊補此山之缺典。伏承某應酬局熟，佐使功深，詣闕休上書，期挽河而洗甲，坐石時得句，甘捧鉢以抄雲，鋪張大篇，光耀老眼。某無他私意，利我公家。紫誥黃麻，偶成勳於一旦，素書青策，猶借譽於諸方。

回陳管轄

某松篁歲晚，膠漆年多。擊竹而和踏歌，高尋仙侶，眠雲而謝丹詔，遠振祖風。雜旗鑼迎導之聲，惠金石鏗鏘之句。某髮俱雪矣，筆匪椽如。老馬為駒，殊悔六州之錯，後人收果，儘多九府之園。

回黃講師

某良心止水，講舌生風，讀易而至得妻，竊鄙屠蛟之壻，入山而遇頑石，親見牧羊之兄。吟詩七言，夸我二美。某名隨謗得，事以志成。帝命維新，辱權衡於楊子，祖風可振，勉衣鉢於譚君。

回王監宮

某棲心造道，餘事談兵。續孤鶩落霞之文，身慣遊於南浦，授七星斬邪之劍，派親接於癩堂。喜曠典之秩神，賦新篇而遺我。某偶然集事，久矣妨賢。張後二王，曷發才難之歎，軍中一范，尚觀戰勝之功。

再領官事回陳溪山

太一天貴神，揖別竹宮之香火，青氈吾舊物，喚醒葛岫之煙霞。群譏驅去而復還，誰識放行而把住。過勤膠漆之友，寵惠珠璣之篇。路摧車峽覆舟，固人心之難料。水斷蛟陸剗革，惟吾力之猶能。毋袖手以旁觀，庶開誠而忠告。

代上趙憲催春削

繡衣立霄漢之春，發生有日，寶塔合浮圖之穎，望賜如天。洊馳不腆之辭，拱聽惟新之令。竊考選曹之立法，最嚴憲節之舉賢。幾州幾吏率係於部封，一獄一訟審觀其職業。縱圓眾刺，必出我門。舐淮南鴻寶之丹，孰無炙色，得季布黃金之諾，諒不食言。重念某學淺過庭，材非人模，惟簡書之是畏，幸齒髮之方強。能勿勞乎，未了癡兒之事，與其進也，甚知丈人之真。當迎候於輕輶，即褒存於敝帚。察九仞之泉於棄井，約斗升之水於西江。辰來何遲，祇俟孟春之徇鐸，仕如此急，或虞半夜之負舟。忘喋喋之數窮，申拳拳之三請。恭惟某間平聞望，伊洛淵源，用謀王斷國之規，任明刑折獄之寄，周原從而歷按，□石為之安留。倚長劍於崆峒之顛，鼠子帖服，懸明鏡於方皋之目，馬群遂空。繇其許可之不輕，是以搜羅而殆徧。某辱居屬籍，願列師門。譬傳神政在阿堵之中，如插羽則便扶搖而上。先宗盟而後異姓，維大造之有成。待國士而報眾人，非小生之所敢。歸依至切，敷控奚殫。

代干制帥史尚書薦舉

擁帥幢，開制闥，大江均戴於使天，攀相袞，叙年家，小草輒投於恩地。顧下寮之塵土，仰熒座之星辰。忘其等威，控此悃惱。竊考累朝龍虎之榜，號多士則有之，若求兩家鴻雁之行，俱三人者鮮矣。鼎立臨江之孔，台聯番水之洪，從夸競秀之榮，誰篤同登之契。維先君而二父，託端殿之一門。半刺史携客而上鬱孤，最崇交於繡幙。今丞相省親而道湓浦，特枉顧於緹屏。書云情猶兄弟而姓不同，意者施及子孫而恩罔替。然骨骼龍豬之別，故飛翺鵬鷄之殊。可言而言，謂進則進。伏念某斗筲何筭，寸線無長，鎖應廁名僅取踏槐之效，棘圍還試尚希賜笏之傳。偶遺濡之霑濡，即微官而束縛。讀荊國臨川之集

，訪蕭洲文選之樓。貴人欲出我門，猥蒙推挽，癡兒待了公事，靡憚勤勞。拳拳食蘗以飲冰，望望腹丹而塗墜。在脫選莫難於職剡，而乞靈嘗扣於采庭。躬灑報亟，慨垂重諾。捧崇垣之疾置，增陋廡之榮光。與其挾劉公之書薰蕕同器，孰若致伯魚之問桃李成蹊。庶因萬石之澣裙，樂以千金而享帚。恭惟某稟於天者渾厚，輔以學而高明。身在沙隄，習見鳳池之衣鉢，量闊溟海，平吞蜃氣之樓臺。十年不出於長安，八座峻躋於豕宰。屬邊頭之多燧，宜江面之無波。用鋪敦淮瀆之規模，移彈壓輦轂之手段。旨麾羽扇，布置樓船，軍聲大振於柳營，虜眾悉潛於草地。寬九重之憂顧，贊百揆之疇庸。父愛之子亦愛之，奇士夙延於東閣。主賢者客必賢者，愚人或取於西家。某託門墻僭瀝其鼠肝，類彈者冒求於鴉炙。願損有餘之惠，曲矜不肖之孤。卑簣土以成山，免仞泉而棄井。生匠石之園，長伯樂之屬。奚俯仰於他人，侍公休之屢拜。溫國之堂誓，依歸於此世。稍圖植立，庸答鈞陶。

回王監宮賀宣召

處士歸山，仍居宰席。使人赴隴，促返齋廬。昇轄猶骰子之選官，詣闕類胡孫之入袋。偶然洗幽谷之恥，或者興捷徑之嘲。寵詒詩篇，極佩友誼。方移庭而勒俗駕，敢犯座而應客星。較八斗一石之才，言語浪夸於子建，觀九尺四寸之榦，功名宜屬於曹交。共載而東，當復于上。

勿齋先生文集卷上竟

勿齋先生文集卷下

勅賜高士右銜鑒義主管

教門公事閤皂山楊至質撰

代貼職宮觀謝宰執久

閑田舍，敢晞堂察之招，再命著庭，訖遂祠官之請。職有華於寓直，祿且仰以資貧。感激上恩，控陳私謝。伏念某生居村僻，性稟平常，方隆師親友之圖，何致君澤民之有。粗償邑債，仍負州丞。因多病以丐歸，坐糜閑廩，當引年而未謝，真戀明時。聖皇躬攬以改元，善類同升而資治。訪諸生之在否，冠八士以呼延。遜櫝弗俞，除書頻下。鵷鴻並集，許接武於道山，犬馬既衰，難觀光於天闕。歷寫由中之懇，果蒙從欲之仁。寵之東壁之圖書，俾以中茅之香火。身不離於鄉曲，名輒掛於班行。於公朝何所重輕，倍煩造化在老境。不翅滿足，可謂遭逢。若集注之語言，竭平生之精力。金籙教子居家聊用於講摩，竹簡送官詔郡誤蒙於宣取。預慚膚淺，無補光明。茲蓋恭遇某名震華夷，功存社稷，親擁虞淵之日，靜排黃道之雲，湯於伊尹學而臣，信格天之德懋，舜舉皋陶選於眾，見稽古之謨申。勤勞百廢之鼎新，指顧庶僚之晉用。猥容衰朽，均忝榮光。某敢不思見太平，力延殘景，擬聖主賢臣之頌，共黃童白叟之嬉

。炙背雖暄，徒抱獻君之志，掛冠已晚，嗣騰謝事之章。

代賀趙大資沿海制置

某恭審宸廷作命，制閩澄威。公衣錦以居鄉，四輩趣朝於魏闕，士持戟而失伍，一言靖患於蕭牆。海水無波，天顏有喜。恭惟某高明而傑特，沉厚而疏通，睨天下之英才孰出其右，運胸中之武庫所向無前。江淮十年，旗鼓百戰，指畫斷匈奴之臂，談笑取郅支之頭。大勳赫奕於旂常，靜樂婆娑於泉石。時方多事，吾豈久閑。蜀國何茫然，起一琴於清獻，鄉鄰有鬥者，驚三箭於將軍。方按轡以拊循，亟投戈而羅拜。匪洛社公台有賴，疑潢池兵弄未休。吏皆趨庭，帝且前席。灑堆如象焉，用從東吳之船，渭水非熊亟，入運西樞之柄。息烽煙於邊鄙，壯磐石於邦家。某江國晚生，天街未至，登龍門而未遂，運驪駕以何堪。連讀綠綈，聳占紫氣。晉公之貌孰似，庶諧道左之迎，大農之穀幾何，庸上關中之計。其於慶倚，莫既編刊。

代賀制東安撫趙大資

某恭審青冥授鉞，紫殿移珂，席之前賈誼所陳。緩朝九陛，陝以東周公是主，坐鎮千巖，誕敷幕府之條，密送京師之福。恭惟某海山間氣，宗社重臣，材氣無雙，不數眼中之餘子，威名有赫，平吞塞北之匈奴。屏江蔽淮，井井其規模，足國強兵，斑斑乎勳業。偶作平泉之興，閑尋洛社之圖。王曰遄歸，撫猿揉於劍閣，士而失伍，戢螳蝟於柳營。與其五月以渡瀘，未若莫春而楔會。爰改綸於宸掖，迺植蠹於帝鄉。宮殿天基，申景命萬年之福，樓臺雲影，聚蓬萊三島之仙。風流文物全屬遨頭，期會簿書不煩老手。稍奏保釐之績，亟躋宥密之聯。某繆聽朝雞，遂共流馬，愧咨諏之何有，唯曠敗之是虞。欣聆歷吉以啟藩，甚幸依鄰而席芘。旗旄可望，藥石攸資。陪元戎出野亭，徒想鏡湖之集，觀奇士留東閣，尚隨輩路之塵。贊僖俱深，敷陳罔究。

代賀淮東總領兼鎮江吳侍郎

某恭審抗旆領饗，持橐專城，印何纍纍，王人跨諸侯之序，鄂不韡韡，兄弟繼馮君之歌。臺府鼎新，衣冠甚盛。恭惟某紫垣魁宿，薄海人，有天地，有君臣，造《大學》《中庸》之道，言文章，言政事，登承明侍從之班。妙年歷歷於清華，敏手恢恢於繁劇。天當平治，帝曰疇咨。二千石朱兩轡，豈薄江東之道院，三十鍾致一斛，適多塞上之軍屯。心燈相續於大蘇，烽火不驚於細柳。以無雙之材氣，壓第一之江山。兵食足，民信之，刀劍盡還於牛犢。戎狄和，國福也，干戈仁裹以虎皮。遄歸紫橐之聯，徑陟黃扉之拜。某輩芻無補，蠹粟滋慚，濫遊北固之樓臺，自笑東華之塵土。聳聞異數，敢叙同寅。天下稱吳，竊晞蹤於循吏，軍中有范，仍拭目於膚公。贊拊居深，敷刊罔究。

代賀浙西提刑魏少監

某恭審遶簡筭班，分持繡節。曰甸服五百里，臣惟命之東西，謂國用三十年，楮與時而高下。臨遣授變通之策，稱提增舉刺之權。星駕有行，泉流無壅。恭惟某襟期掀豁，風範溫凝，邇事父，遠事君，深雅頌四詩之教。上治內，下治外，洞軍戎萬里之情。彩纓歷篷於鵷鸞，除器且專於蘭錡。高折廣寒之桂，載賡聞喜之詩。白玉為堂，演綸有待，黃金如土，救幣莫前。小煩漢使之咨諏，立見周家之殷富。直天子圖書之府，未隔清光，空庶人刑獄之牢，式符明指。亟被膝前之召，益崇肺附之親。某疇昨侍朝，於今聯治。歷歷遊從之款，依依離索之懷。簸揚之枇糠在前，敢憶憩棠之舊。臭味也草木於我，毋忘誨藥之忠。贊係欲言，剪裁莫究。

代賀史侍郎知平江兼提舉

某恭審疏榮魏闕，移鎮吳門。蕩節風生，繼袞衣之先躅，雌堂晝永，賡畫戟之清吟。臺府併新，吏民交慶。恭惟某神姿凝粹，德寓恢洪。八葉名家，親寶相門之笏，一經教子，密傳道學之燈。方當文度居膝上之時，盡得陳平宰天下之說。論思益峻，培養加深。水斷蛟，陸剽犀，出神鋒於寶匣，前鞭鸞，後篋鳳，騁逸駕於華涂。頻分半竹之符，久報嘉禾之政。充仁心於父母，凜清操於冰霜。童子中和之歌轉聞而上，公卿選表之用盍歸乎來。帝念姑蘇之民，地大扶風之郡。迎送疲於數易，撫摩庶其少蘇。雙旌啟藩，萬物吐氣。摘山煮海不妨拜使者之廳，聽履持衡即入侍玉皇之案。某登畿最晚，諷陽何堪，夢欲斷於朝雞，技且窮於鼯鼠。幸光華之密邇，均蔭賴之扶疏。同官為寮，敢附甘泉之法從，國士待我，定憐東閣之舊人。贊倚有懷，敷騰罔既。

代喜雪賀宰執

某伏以四時成歲，冬且至以生陽，一德享天，雲亟同而雨雪。乾坤益瑞，海宇均歡。恭惟某密運大鈞，力凝和氣，攷金襍之占野，閔鐵甲之屯邊。謂宿麥連雲，欲仍驅於厲鬼，則飛花剪水，必嚴飾於玄冥。湊繡紋一線之添，慶瑤陛六翼之集。某繆共漕轉，與睹休祥。嘉穎歸周端叶豐年之夢，潛枚縛蔡嗣聽捷畫之音。

代冬至節賀秀王

某伏以漢得天統曆方衍於萬年，冬亞歲朝陽果來於七日。偉磐宗之元老，庸川至之嘉祥。恭惟某德瑩冰壺，望高璿柄。王曰叔父大開茅土之封，天與善人端介椿松之壽。對繡紋之添線，奉絲絡之送珍。某問俗在原，庇寒知夏。木牛流馬，曷被軍續之溫，玉帶垂魚，祇仰御床之近。

代冬至賀平江史侍郎

某伏以鳳闕書雲，協緹葭而應候，虎丘擎雪，映麾節以生光。順臨剛長之辰，續集大來之福。恭惟某清風肅吏，愛日宜民。東閣吟梅猶記調羹之味，紫

宸鳴玉巍通候對之班。行矣賜環，從而問笏。某咨諏何補，芘覆居多。巷陌張燈，憶舊遊於大府，殿庭稱慶，迎新渥於脩門。

代回慶元守賀冬

伏謂魯觀書雲動葭灰而應候，鄞樓擎雪照葺燾以生光。順臨剛長之辰，續集大來之福。恭惟某清風肅吏，愛日宜民，東閣梅開續衝寒於山意，西湖冰合懷倚月於欄干。伫頒黃霸之金。歸佩紫宸之玉。某咨諏何補，芘覆居多。朝路隨君，空憶瓊瑤之跡，新堂領客，猶聞絲竹之音。贊仰有忱，敷刊罔究。

代回嘉興守賀冬

伏以鳳闕書雲驗微陽於玉琯，鴛湖飛雪照瑞彩於牙旗。順臨剛長之辰，續集大來之福。恭惟某半符易牧，今袴興歌。近尺五之天，境因人而增重，占丈三之景，政與節以俱新。稍陳履屨之儀，歸遂填簾之樂。巍登文石，密侍甘泉。某諷度無堪，芘依有素，華廳聒樂喜聞計氣之回，異畝產禾更上豐年之奏。其於頌贊，罔究敷膾。

代臨安倅章謝宰執伏

以巖邑字民，僅逃官謗，神臯列倅，遽忝恩除。惟地近而格高，愧人微而資淺。鴻鈞所播，泥軾奚堪。竊謂天府之貳副，車號稱小尹，錢塘之一都，會密拱大廷。置員或過於三廳，通決實關於庶務。蓋彈壓輦轂，以佐而長，非平分風月，以夸諸人。遠若熙寧，坡老居於是席，近而嘉定，諫臣出於此徐。顧事任之不輕。必材能而後稱。伏念某清苕晚進，小草微蹤。插架書多，敢墮綺執之習，堆床笏少，居懷弓冶之羞。一同遠試於甌閩，三載偶沉於桴鼓。初無政最，何有言揚。全璧東歸，爰索長安之米，掃門上謁，冒陳光範之書。縱治中六百石，猶階而可升，如城南尺五天，則夢所不到。賴提挈之力大，蒙造化之功深。日往月來，毋多侍戎，朝發夕至，真是便家。非惟撫鵲鷄之原，得誨孤而治葬，抑少憩雞豚之社，容息蹇以磨鉛。當此僥踰，若為報塞。茲蓋恭遇某八荒開域，一柱擎天，蕭也規，曹也隨，歷歷奮庸而熙載。房之謀，杜之斷，惓惓修政以攘夷。器名每謹於繁縷，人物率歸於夾袋。有如塊礪，均沐埴鎔。某敢不佩服隆私，持循先訓，庶題輿而佐岳，稍結綬以登畿。展驥何為，聽槐街之鞭策，登龍甚幸，廁材館之簪裾。誓畢微生，仰訓厚德。

代回沿海制置趙都承

某恭審歛謨宥密，進撰凝嚴，謀帥誰先，漢臣無出誼之右，在師中吉，周公其主陝之東。辭玉陛而有行，合天朝而交慶。恭惟某胸蟠萬卷，筆倒三江，自其少年，蚤負臺閣之望，安於平進，歷更麾節之勞。當朝廷救楮之時，應君子拔茅之象。密勿百寮之上，周旋二柄之間。過政事堂，丞相每改容而聽，用春秋法，史臣仍載筆而書。方將登法從簪橐之班，相與定匈奴金縢之議。

若時古鄴，有事春蒐。校六步七步之愆，士輒譁而失伍，膺再命三命之寵，公甚壯而臨藩。前茅戒嚴，細柳改色，親授青冥之鉞，閑圍別墅之棋。昌黎入廷湊之軍信兒郎之帖服，光弼代子儀之將見旗幟之精明。亟聽褒嘉，歸陪論獻。某侍朝甚幸，將漕無堪。政依樞柄之餘輝，擬預月樓之清集。況朱幡之出鎮，欣紫綬之增華。羈懷竊感於別離，盛禮敢當於駢儷。著鞭先我，自憐骨一相之屯，折柳送君，臚祝功名之會。襟期所共，心畫奚殫。

代回嚴州衛守

恭審作命典藩，簡辰植纛。書登金鎖，密聯東壁之輝，車擁朱幡，高壓客星之次。叔度之來何暮，文正之蹤有光。恭惟某學富鄴籟，姿凝崑玉。儼若思，毋不敬，威儀素習於三千。進乎道，恢有餘，肯綮蚤經於十二。振伯仲墳簡之譽，擅春秋蘭菊之芳。宜在朝廷，乃更州縣。遡牙檣於清瀨，森榮戟於上游。田廬間苦於白催，帑廩頗從而赤立。規模自我，必易局以置棋。手段過人，儘無麵而作餅。稍修數月之令，亟騰五袴之歌。入為公卿，淨洗兵甲。某使華曷稱，王事徒勞，鏡中之髮既星，江頭之潮如屋。政擬擘牋而賀上，遽蒙惠翰之來前。憶千騎之過都，僅一觴而臨水。觀風畿左，長哦結輩參錯之詩。假道棠陰，行遂淵明歸來之興。報襄弗恪，詹鄉加厪。

代回安吉州趙監丞

恭審選賢班綴，分牧京畿。得結輩十數人，榮佩銀菟之印，封姬姓八百國，清占水精之宮。下車有初，比屋相慶。恭惟某行高天揖，量大淵渟。博洽多聞，映太一青藜之杖，風流自命，披謫仙紫綺之裘。人知直上以干霄，我則徐行而按轡。既飛見而展驥，載騎馬以聽雞。禁鸞東床，飽觀奇士。判花西掖，盍列從臣。肯槃薄於一麾，試招徠於六客。吏事綽然餘地，歌謠藹其近天。燕寢凝香，伫報龔黃之政，都堂並席，定追富晏之蹤。某漕轉無堪，知憐有素，憶從容而扣閣，欣振厲以開藩，不因過客而飾厨，豈復追胥之打戶。設施強人意，信知於此不凡。駢儷遺我書，似亦未能免俗。占訓甚率，馳仰徒勤。

代回常州衛寺丞

恭審改符作牧，縮戍之官。衡嶽雲開，勿膏車而秣馬，刑溪月滿，真泛宅以浮家。條教一孚，譎謠四達。恭惟某金羸學富，玉海文深，不踏丹梯一第，特恩子耳爭麾。翠轂萬鍾，何有我哉。典章淹貫於胸中，政事笑談於筆底。翩翩禩歷，藹藹聲稱。就零陵山水之鄉，周爰咨度，作平泉花木之夢，蚤賦歸來。上篤念於世家，公出臨於鄰郡。山無貢錫，坐凝燕寢之香，驛有賜環，入試糜丸之墨。某星朝曷稱，霜鬢堪驚。政懷曠敗之虞，乃侈寅恭之幸。浴乎沂，與曾子臚思石浦之琴書。瞻彼淇，美衛公勉繼沙堤之衣鉢。貽牋首及，報染奚殫。

代回新嘉興守余監丞

恭審用傳出關，分符作守。在春秋為携李，雅推地望之雄。輔京兆曰扶風，未覺天先之遠。先聲易達，生意頓回。恭惟某標致蓬萊兮，閩風器質，黃鍾而大呂。胸中書傳，皆尊主芘民之方。堂上精神，得富國強兵之要。謂升高而自下，既歷外以居中。余不負丞，君子式嚴於戎器。仲難為弟，少公盍列於政塗。肯槃薄而佩鍋，迺怡愉而戲綵。帝念阜陵潛龍之所，民罹泰山猛虎之苛。出命維新，改轅自近。駕湖棹穩，何異探蘇隄之梅。鳳沼詩來，還勝夢謝池之草。稍報撫摩之最，遄歸選表之班。某漕轉罔功，芘依知幸。銜袖忽貽於駢製，襲巾惟謹於珍藏。見爾送人，殆取椰綸之笑。轉而聞上，伫傳宣布之歌。贊溪實厪，稟訓莫罄。

代回江陰王守

伏審分符作守，宅甸服以惟良。便道之官，過帝關而不入。特厪書素，隴想車音。恭惟某源流雄奇，被服溫潔，是父是子早競茁於蘭芽，其人其天今獨存於華萼。維志澹而不躁，雖步徐而自高。既臥黃紬，洵憑緹軾。柯山棋散，訪一斧之仙蹤。申水波澄，應三刀之佳夢。曷云不敵於壯縣，足堪愛養於細民。小試蕃宣，急看選表。某驅馳已，蜚輓何堪。律宜黜而乃升，身欲歸而復駐。鮮于非駿，敢稱一漕之福星。益部有襄，及聽三章之童子。占訓良率，馳仰徒勤。

代回溫州趙少監

恭審塗芝作誥，列戟專城。二千石起家，分左符於漢殿。八百國同姓，輔東屏於周藩。來暮有歌，和衷甚幸。恭惟某行高天揖，量大淵停。博洽多聞，太一下青藜之杖。風流自命，謫仙披紫綺之裘。恢恢政事之科，歷歷功名之會，既飛見而展驥，即騎馬以聽雞。學宰相居都司，結綬歷更於二府。以君子除戎器，褰裳薄近於千巖。蘭亭之樂未央，宣室之思深切。相攸翠蕩，駕彼朱輻。無嘆愁聲，小借慈祥之父母。有治理效，遄歸選表之公卿。某莫稱班行，猥共漕轉。厭簿書之塵土，夢松菊之田園。一鶴隨公喜，流傳於新政。雙魚遺我愧，先辱於華牋。未以罪行，庶其忠告。

代回知台州李監簿

恭審城專左輔，星直中台。竹馬填郊，除道歡迎於新守。木牛供粟，同寮解后於故人。想見部封，便安條教。恭惟某根蟠僊李，響振天鈞。論議長江，衰衷流而不盡。剗裁遊刃，恢恢地而有餘，維溫良恭遜熟以持身，故安靜和平見諸行事。薄味監州之蟹，亟聽待漏之雞。章滿公車，類朝奏而暮下。軍多戎器，爰內修而外攘。聚精會神，甫爾在廷。更治考功，於焉請郡。駕言皂蓋，陟彼丹丘。未庸庭戶之令修，頓覺閭閻之疾愈。天非難穀熟，城不沒而江平

。五百茗花聊具石橋之供，三千牘草遄歸金馬之班。某將指何堪，思歸未遂，每憶侍朝之款，殊恨定交之遲。俶茲寅恭，幸甚蒙賴。課民二母歲，知牘布於中和。遺我雙鯉魚，愧難勝於駢儷。為報草草，有懷卷卷。

代回婺州陳郎中

恭審寓直宸奎，承流寶婺。青氈吾物弄印，訖以界堯紫馬。君來騎竹，續其迎伋。鼎傳初令，幸獲為寮。恭惟某學博而文宏，道醇而德備。一麟獨出，士知韓愈之可師。三鳳齊飛，人惜劉蕡之不第。歷江淮之兩郡，安丘壑者累年。何自為郎，庶幾謀國。菊猶存於苕雪，舟輒引於蓬萊。維明月之雙溪，冠扶風之三輔。桐鄉愛我，嘗鳴支邑之琴。渤海勸農，聊聽譙樓之角。尋麗澤詩書之化，訪叱石神仙之蹤。伫擁鋒車，徑登荷橐。某繆共漕輓，何取咨諏。粉省分曹，尚憶侍朝之喜。黃堂報政，側聞樂職之歌。方上日之戒期，乃後時而言賀。珍函俯逮，華施難訓。

代回建昌張通判

恭審疏恩漢殿，通守江城。為氓而遠一塵，阻郊迎於別駕。呼童而獲尺素，辱郵置於都門。喻占布置之新，可卜康功之效。恭惟某詩書正脉，名節故家。為帝王師，笑夜取老人之履。得江山助，宜時稱大手之詞。凡所居官，綽然餘裕。高則建封之授鉞，小猶萬福之麾舟。當國事之孔殷，蓋人材之傑出。何其計左，聊爾治中。作麻源三谷之遊，麒麟擗脯。踵文昌八座之美，鴈鷺催班。某不移其愚，奚適於用。馳隰未離於魏闕，捍隄良苦於胥濤。爰念毋以丐麾，迺賤天而閔允。維桑梓恭敬，止徒懷忡悒之心。存松菊歸來兮，終樂寬閑之野。偶稽慶幅，尚請誨言。

代回林提管

伏以漢使乘軺，猥將隆指。邳賓入幕，首屈英遊。糟丘之職，徒以勞人。蘋洲之隽，迺肯從我。瞻言一葦，辱此雙魚。恭惟某天材素高，吏業滋敏。疊奏種桃之最，擬為携李之遊。謂太微二十五星，蓋舉華於郎省。如長安十千一斗，姑振領於兵厨。稍展修能，亟躋要列。某莫稱觀風之寄，粗有慶賢之心。故人斯來，何事弗集。庶同出袖間之手，豈徒流地上之錢。繼西湖賦梅花，儘有餘暇。比南豐持香瓣，則似過情。占報不臻，晤言以罄。

代回臨安劉通判

伏以我來君去，莫留畫幕之賢。德舉言揚，少見戀袍之意。高文有貺，私謝何為。伏惟某丹穴產奇，紫刻爭秀。雙亮遊戲，蚤收墨綬之勳。孤鷺登臨，曾續珠簾之句。簡拔既居於小尹，班聯行趁於大昕。某老矣，臨戎幸而集事，憶家山之荔子。已趣歸裝，寄江驛之梅花。毋忘宿契，暑宜護重，日聽褒遷。

代回興國羅知軍

自天子所用，更治以專城。與父老言知，阻飢於墊水。寔條俶布，生意俱回。伏惟某綽有父風，歷收吏最。從軍油幕，慣聯慷慨之詩。借地玉階，屢吐崢嶸之論。睠富川之為郡，匯眾澤以橫流。未蘇魚鼈之民，況宿貔貅之戍。上心所屬，敏手攸資。人活青州，親榷山而輦粟。圖開赤縣，同備械以修車。某雪去霜還，心疲形瘁。得結輩參錯，部內何幸。蒙成容少遊，款段里中，已堅歸計。

代回蘇參議

帝簡儒纓，出自黃間之派。官居議幕，來看畫棟之雲。有惠書函，足占僚契。伏惟某溫良有守，恬暇無營。迺奏最於弦歌，肯賦閑於香火。郊垌可出，屈工部於劍南。境土未還，致匈奴於闕下。有謀則就，不約而同。某偶幸旅旋，已堅祠請。視小醜以鼠子，何謂功多。遇少公之桐孫，庶窺文獻。解嚴甫定，襄報殊疏。

代謝趙提刑舉狀

五位合乎天數，冒干使斧之威。一字華於袞褒，亟露公車之奏。取之自遠，聞者皆驚。極感琢於肺肝，略敷刊於筆墨。竊謂宦路每拘於選調，舉員尤重於職司。并四者難尚，鶚炙求而弗獲。制一以詩，猶龍睛點則便飛。此下寮切於歸投，而崇臺樂於成就。伏念某叢然小子，縛以微官，清江碧嶂素號富罔，綠水紅蓮今為苦海。旱蝗相踵，田間多菜色之民。糴餼孔艱，庭下少雁行之吏。方孜孜於職守，皇汲汲於身謀。箭一失則廢前功，姑穿楊而進步。丹九還而換骨，因舐鼎以垂涎。春光纔動於鬱孤，寶相遂圓於宰堵。頑冥坐井，何有粹明。□□面墻若為闔敏，責粗逃於官謗。能曷取□□□獎假過優揣摩增愧。茲蓋恭遇某材堪柱石，身在江湖。以道相傳，續千載聖人之脉。得情勿喜，盡一成君子之心。居禮樂而有光，知賢才而必舉。顧如孱瑣，莫稱搜揚。某敢不厲志公廉，訓恩特達。氣象彷彿杏零之樂，聲華薰桂籍之香。庶幾報坐主於門闈，抑以見先君於地下。豈他人不如同姓，毛原幸得以宗周。毋爾音而有遐，心籍湜敢從而叛愈。丹旂所嚮，噉日斯臨。

代謝皮右丞相

慈恩託契，上台記夾袋之名。光範移書，下幙被繡衣之薦。開雲霄於萬里，收桃李於一門。恩重命輕，感深涕集。竊謂選人唯班改是務，舉主最職司為嚴。並四者難儘，連貫虎侯之札。缺一以待，必勇奪龍舟之標。非金剛杵有以攝持，則玉女盆何緣拄到。不先不後，如取如携。伏念某樸櫟微黃，駑駘蹇步。泛蓮依水，初微畫諾之能。食蘖飲冰，第謹律身之戒。望七階而勃宰，繞三樹以彷徨。同年豈無情，特荷老端明之垂睠。他日又獨立，仍蒙大丞相之興憐

。方紅旗踏報於捷書，正綵服親浮於壽筭。念郇氏一枝之桂，下郁公五朵之雲。何德以堪，其應猶響。茲蓋恭遇某上醫扶國，鉅棟擎天。魏公自督視而歸，君臣相說，汾陽居令公之位，父母俱存。精神會于一堂，威稜愴乎四裔。堅黃河如帶之約，續豐水有芑之詩。材無細大，悉以作成，官若中外，從而器使。故令合穎樂以轉鈞。某敢不恪秉素心，仰訓大造。觀遠臣以所主，不離父子兄弟之間。報國事以眾人，即受天地鬼神之譴。指縱惟命，赴蹈奚辭。

回趙東判賀宣召

應制非才，久斷藜燈之夢。趣歸有旨，仍霑樺燭之香。顧董轄之方新，欲循墻而不可。靖惟忝竊，實出吹颺。未控謝筭篋車，先辱贈錦繡段。因儷篇之從與，重行計之趣起。非關人去而山輕，寧免林慚而澗愧。雖夜對莫分於蓮炬，然春光久泄於柳條。朕不棄卿，敢誦北闕隱廬之句。公如送客，請續南浦綠波之詩。更借言於開陳，庶以禮而津遣。舉莫廢也，愛則助之。略此稟醇，嗣圖侍罄。

與趙丞辭漕臺月俸

案畔掌書，浪夸仙秩，幙中草檄，偶繼芳塵。槩鉛徒弊於精魂，印綬亟還於肺腑。類無耕而用馬，敢不獵以懸鶉。遣貺甚勤，控免難已。蓋始因疾諗，待來年然後損之。若仍以俸言，則今日之受非也。寧甘卻長者之賜，是粗守頑夫之廉。善為我辭，無出公右。奢華歲節既沾沽酒之十千，特達衷言終覓買山之百萬。容聽響卜，別拜隆頒。

回王象先惠詩

高士不為猥釐宮務，德公寡出謹執師喪。及茲三退而強留，迺辱兩章而言賀。自量衰繆，莫稱褒期。維其因用藥而識君臣，故不廢伐木以全朋友。吾二人在耳，想無下石之言。臣百口保之，儘有侄山之日。少安勿躁，薄責尤宜。

回赤城觀熊書記

效茅仙戲赤城，夙窺英躅。從子雲問奇字，忽枉高軒。袖銜偶儷之文，屐折空虛之喜。某厭隨舉子，親續宜僚。薰胸中書傳之香，領物外煙霞之趣。文章一伎，漫遊藝於筆端。道德二經，素嘯真於舌本。得時則駕，而月斯征。某矣賦歸，譽之過實。金玉有定價，慚非識寶之人。風雲入壯懷，宜擇立身之地。矧當年少，政要書多。

謝聶秀才贄見

虛簷曬日，政搔老子之二毛。滿座生風，喜見秀才之三耳。辱贈我錦繡段，知同飲玻璃江。久客邊淮，干戈未定，乍歸鄉井，松菊猶存。何遽至啼飢而號寒，要不害安貧而守約。吾無隱爾，難持嶺上之白雲。君其圖之，自有書中之金屋。居慚地主，聊酌鄉人。

回王監宮賀宣召

處士歸山，仍居宰席。使人赴隴，促返紊廬。升轄猶骰子之選官，詣闕類胡孫之入袋。偶然洗幽谷之耻，或者興捷徑之嘲。寵詒詩篇，極佩友誼。方移庭而勒俗駕，敢犯座而應客星。較八斗一石之才，言語浪夸於子建。觀九尺四寸之榦，功名宜屬於曹交。共載而東，當復于上。

勿齋先生文集卷下竟